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在中国，进过学堂的都会背：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它如牛虻脸上的刀疤，是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点。从工业化的昨天，到城市化的今天，在上海人眼里，“乡音无改”，如腿毛未褪尽的中国猿人，会被奚落的：“乡下宁（人），到上海，上海闲话讲不来，米西米西（日语：吃）炒咸菜”。这首童谣，曾经是上海的启蒙教材之一。

在高等教育国民化、人员交流日常化的今天，“乡音”已被普通话替换了，但乡音的残痕——口音，挥之不去，它是胎记、籍贯的烙印。

什么是口音？苏北话的“硬”，“昂”是口音；“嗯”是乡音。“薄分之薄”（百分之百），“滴滴刮刮的清水货nia”（淮剧台词）。口音是半钢，乡音是全钢（苏北在江北，沪语里，江北与钢北一个音，当年全国出名的上海牌手表，有半钢、全钢之分）。

陕西千年古都，见面语也是古汉语：“吃食了吗？”怎么听都像“吃屎了”。

绿肉头莴笋

高明昌

有次回家，见客堂门口里边的地皮上，有着一把扎成捆头的莴笋，数数是六只。莴笋的叶面上还有几点露珠，露珠与叶子一样湛蓝，水晶般的样子。根部刀削的地方露出了莴笋的肉头，肉头清脆、碧绿、鲜嫩、哑静，像一块狭长的透明玛瑙。问母亲哪里来的？母亲说，鞠贤送的。鞠贤是上海人，嫁到我们村里的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老了，大概七十岁了，我称呼她为阿娘。为什么送呢？母亲想来看看，对我说，听鞠贤自己说，当年她家里没有米烧饭了，借了几家人家借不到，借到我们家时，母亲把家里的一大半给了她。就为这吧。我问母亲米到底借了哇？母亲说，我们家一直缺钱，米从来没有断过，我借过还是不借过都忘记了，但鞠贤说借了就借了。

这怎么可以是别人说借就借了呢？母亲嘿嘿，对我笑笑，样子有点可爱。隔了一周后，我再次在客堂的门口看见了莴笋，一看样子就知道又是那个叫做鞠贤的阿娘送的，母亲点头称是。我说这样不好的。母亲检讨说：你说的这些莴笋好吃的我转过去了，是称赞手艺的，想不到变成讨吃了。母亲觉得不好意思说：还掉，人家要生气的。这里面肯定有事，我看看母亲，母亲支支吾吾。我开始刨莴笋了，母亲把叶子拿去用盐捏一下，像是自说自话：鞠贤种蔬菜，是我叫她到我们家里来的，和她一起空地、翻地、碎泥、选种、落种、移栽、浇水、施肥，还有间苗，都教的。母亲强调：鞠贤聪明，样样东西教一次就会了。我对母亲说，真此事？母亲说这事是真的，比借米还要真。

我第三次回家的时候，老早就看见鞠贤阿娘在走路，就叫应了她。她喜出望外：“弟弟么？”“嗯，是的。”她笑着：“回来给爷娘烧饭是哇？”我点头，我接着说：“阿娘，你家的莴笋是绿肉头莴笋，颜色清爽，肉头清爽，好看，好吃，谢谢啊！”“弟弟，莴笋啊，难为情的，不要说了，好吃就好，好吃就好。”言罢，面孔马上严肃起来：“你快点回去烧饭吧。”

读小学的那些年，无书可读，一天突然看到王力《诗词格律十讲》，如获至宝。看了几页，似懂非懂，赶紧拿了练习簿，埋头抄了起来。当时不知道的是，滴露抄书编，就此结下了一生情缘。在那看不到唐诗宋词的年代，只有人手一册“红宝书”，其中附有毛主席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，不多时间，我已经把这些背得滚瓜烂熟。一天突发奇想，于是用王力手抄本的知识，翻开红宝书，比对平仄韵脚，发现有几首不太对，比如“蝶恋花”的八个韵脚，柳、九、有、酒、袖是同一韵，但舞、虎、雨是另一韵，是不是“破韵”了？过了许多年才知道，毛主席曾在其“自注”中说过，上下两韵，不可改，只得仍之。为了词意的完整而破格，不仅韵脚，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。

陈毅的毅拖得特别地长，中气十足，充满了自信。如果改说普通话，那就很难突出陈毅的性格；再如，邓小平：“我们都老喽”，若是普通话，一碗白开水，那是影视邓小平。略带川味，那才是纪录片的邓小平。

我很俗，喜欢段子，因为赵本山的东北口音，倘若改成普通话，听众会骂到什么程度？足以“张冠李戴”误导你，“站在桥头望郊区”，到了老先生的嘴里，变成了：“站在床头望娇妻”，仿佛清河农民说《水浒》，一不小心就成了《金瓶梅》。

名师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的名言，可谓“名人名言”，因为“口中言”是拼音，所以有口音，尤其广东官话，口音很顽固，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引人发噱，好听！落在纸面上的，比如他编的高教全国教材，这些象形汉字，表意不表音，音响效果没了，口音没了，意气风发的牢骚没了，个性也没了，像斗败的公鸡，低头垂翼，黯然失色。

口音，是四十年前教授们的标识。我喜欢与带口音的人交往，这样的朋友有趣味。追悼会上，按照程序，首先“默哀三分钟”，最后“瞻仰遗容”。倘若主持仪式的工会主席是苏北人，他的开头与结尾大概是：首先“难过三分钟”，最后“望望死样子”。一口“酥”北音，如核桃仁裹糖粉，风味殊佳，悲剧变喜剧。倘若一口标普，除了悲剧，就是悲哀，黄连拌药粉，苦上加苦。

共和国辉煌的升值

游本风

多少铸箭人早已把生命全部托付，一生默默无闻不曾箭上刻上他们的名字。质朴睿智严谨忠诚包容了他们的所有，不变的信念就像箭上的铆钉纹丝不动。心的领域其实很小很小，一旦拥有苍穹，他们的胸襟就阔大无比。三百次的长征路上簇拥着托塔天王，五千年的飞天梦里缤纷着丝路花雨。曾经惊心动魄挥之不去那一片压抑的阴霾，一粒铝屑的教训足以写进厚重的历史。常胜将军有时也需要一枝思想的芦苇，痛并快乐演绎着成功的硬道理。脉冲似的血管与生俱来就是为火箭加注，钟摆似的心跳始终怦然就是为发射倒计时。铸箭人梦想创造一千次龙抬头的神话，眺望远方地平线，他们早已将耸入云端的直通天梯安顿于心灵的摩天大厦。

前段时期热映的某境外电影大片大结局，在创造巨大票房的同时，也使电影“屏摄”问题被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。所谓“电影屏摄”，一般是指在影院观影时用手机等拍摄影片图像或短视频，并将其发布在网络空间（如微信朋友圈、微博、博客）的行为。

屏摄行为在音乐会、话剧、音乐剧等音乐、戏剧节目演出过程中也时有发生。放任“屏摄”行为而不加约束，首先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；其次也会影响他人的观影感受，有违社会公德；最后，热心观众规劝屏摄者纠正错误行为的过程中，也极易引发言语、肢体冲突。去年电影新媒体巴塞电影在官博上，对自己的记者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屏摄一事发出道歉的情景，至今令人记忆犹新。

近年来，随着发朋友圈行为的愈普及，屏摄现象未有明显改善趋势，反而愈演愈烈。究其原因，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：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，观影者整体知识产权意识相对薄弱，违法成本低；其次是影院管理失序，对于屏摄行为的制止基本靠观众自我约束或其他观众的劝阻；再次是部分屏摄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。

作为文明观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，我们亟需对屏摄行为加以规范。为此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：一是，

加强影院管理，可以参考规定“地铁车厢内不能吃食”的系列做法，在影剧院、音乐厅的醒目位置，入场券的票面以及剧目开场前的荧幕上全覆盖追加“影院不得屏摄，相关行为为违法”等告知，也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在开场前举牌示意不得屏摄，不得制造噪声，不得影响他人观影等，逐渐影响观众的行为方式。二是

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，研究利用扫码入座等方式，使购票人与座位一一对应，确保违法违规行为有人被精准定位、确定，并根据违法违规记录拒不履行文明观影义务观众的记录，给予购票平台一定的差异化定价权，在购票环节采用提升违法违规行为入票价格等手段（如半年内票价翻倍，每发现一次翻一倍等），提升其违法成本，同时也可确保规则一旦设立，所有购票平台皆按该规则统一执行，并由专人监督。三是

对相关部门由影院负责上传其违法记录到统一平台，与其个人征信记录挂钩，提高违法成本。此外，通过融媒体等途径，宣传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也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而对于文艺作品及其演员、电影表现手法和特效等由喜爱的，则应鼓励、引导观众通过撰写影评、观后感，或者购买正版蓝光碟及电影周边产品等途径表达，做到主动拒绝、抵制盲目跟风屏摄并违法发布的行为。

中国歌坛的骄傲

李定国

一代声乐宗师斯义桂，1930年初中肄业，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，曾任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、终身教授，属于世界十大歌唱家之一。作为在音乐圣殿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独唱会的中国第一人，他用自己的母语和娴熟的意、德、俄、法、英等国语，把世界经典之作和优美的中国艺术歌曲唱遍五大洲。他无疑是中国歌坛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，是迄今为止世界乐坛上最负盛名和成就的华裔歌唱家，是华人的骄傲。

前不久，上海举办纪念斯义桂来华举办声乐大师班四十周年的音乐会。他当年的弟子刘捷、彭康亮、尹兆旭携老中青三代八位歌唱家，在音乐会上演唱了许多斯先生当年的代表作，其中就有斯义桂举办演唱会时必唱的、借以抒发其思乡之情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66岁的刘捷献演了一首至今国内众多男高音曾也不敢涉及的歌剧《玫瑰骑士》中一首咏叹调《不可抗拒的爱》。作品一张口的音域，便在男高音的换声点之上，而且整首作品都游移在高音区，难度极大。好在这首作品是当年斯义桂专门为他精心调教过的，刘捷有着扎实的功底，演唱起来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。

40年前，旅居美国的歌唱家斯义桂应邀到中国文化部的盛邀，携带了十八大箱的声乐书籍、乐谱、唱片和录音带，来到自己曾经的母校——上海音乐学院，举办了为期5个月的讲学、授课，并开设了大师班。那时，得悉斯义桂来沪开班，全国顿时掀起了一股学习美声唱法的热潮，不仅所有音乐艺术院校有志向的学生，纷纷争相报名参加大师班的学习，连全国所有的声乐教授和在京及各地的一流歌唱家，如北京的沈湘、张权、蒋英、郭淑珍，上海的周小燕、高芝兰、谢绍曾、葛朝祉和温可铮等，多达五百多人，也全都云集上音，旁听斯义桂上课。如果说苏石林是中国声乐教学和发展的奠基人、一个教父式的人物，那么他的大弟子斯义桂则打开了中国声乐封闭了几十年的大门，给中国歌坛带来了当今世界最新的声乐教学理念和手段，从此开启中国歌坛的一种演唱新风。斯义桂一贯主张：演唱者声音的美、表情的美和语言的美，应是和谐统一的整体。表演时，声音响而不放纵，轻时又不畏缩。唱高音要冲不冲，而在低音处一定不压也不垮。1994年，享誉世界的一代声乐大家斯义桂，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，结束了他辉煌的音乐生涯。他对中国歌坛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。

七夕会

写出一些不俗的句子；后者生性内敛，循规蹈矩，诗中不时传递一份浓浓的情感。有时王自由建议张格律，某句最好改动某字，张坚辞不从，说如此改动，意境虽好，但平仄不符。人若其诗，诗如其人。诗缘得后意长新。幼时的抄录，意外地在知天命之年发挥了大作用。以前职称考试要考英语，这个门槛，对只剩几个英文单词的难以逾越。那一年突然说可以考古汉语了，让我喜不自胜。考试的难点是格律诗分析。那次试卷上的是李商隐的《水调》，仄起入韵，我考得顺畅，做完五大张试卷，看看表还剩下半小时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心里默吟七律一首：“十年常抱称职梦，半百轮回充稚童。爱彼西提曾过耳，之乎者也再敲钟……”刚拟着颈联，忽然铃声大作，淹没了我的考场即兴。

雅玩

平平仄仄的时光里

肖振华

有时平仄也会如此，如《念奴娇》的“一截遗欧，一截赠美，一截还东国”。古诗词难写，没有几年的大学语文，没有较深厚的古文功底，哪能轻举妄动？连大诗人肖三也说，“格律赋诗多不会，打油新韵自由来”。只是那时不知道，顺口溜、打油诗也是需要思想和意境的。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比如中学里学工，去国棉厂一北纺清花间，写了“学生跨厂门，布机织新人”；后来去学农，到了黄渡沈家村，又写了“马达声声入心扉，挑灯夜战脱麦穗，打谷场上堆金山，试尝丰收甜和累”；中学毕业分配到工厂，黑板报需要我们“秀才”写诗歌，搜索枯肠地写道，“仪表闪动一颗心，烙铁

